



电 影 故 事

丰 收

孙谦、林杉原著 孙谦改写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根据影片“丰收”改写的电影故事。

里面描写了一九五一年华北某地的陈家庄和李家庄劳动竞赛的经过。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孙富贵思想保守，认为增产已经到顶。陈家庄的支部书记陈初元，就坚决反对这种看法。他认为只要将旱地变为水浇地，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。在他的带动下，社员们都积极想办法打井。他们虽然找到了打井时用柳条筐制流砂的好办法，但是在试验时还是失败了。后来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查明了地下流砂的情况，打井的计划终于实现了。这两个庄子的劳动竞赛也就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
丰 收

孙谦、林杉原著 孙谦改写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饵胡同7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67号

前门印刷一厂印刷·新华书店经售

*

总号(文)0067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 1 1/16 字数 12,000

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23·26

定价：(5)九分

收秋季節，陈家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車隊正往場里拉庄稼。社長孙富貴跟在大車隊后面，檢那从大車上掉下來的庄稼穗兒。社長的兒子孙小冬趕着大車；支部書記的女兒陈金花坐在裝滿大車的谷垛上唱着歌。金花的嫂子叫銀鳳，她帶着好多年輕人走在大車隊的旁边，大家都跟着金花大声地唱着歌。

陈家庄是老解放区的一个村庄，背靠着高山，面向着平川；山上盛產果木，川里能种棉粮。陈家庄样样都好，可就有个大缺点：村外沒有河，村里沒有井，人們常年吃那雨和雪的積水，地里的庄稼全靠老天爺下雨。

今年是个好天年，風調雨順，陈家庄丰收了。

一天早晨，社長孙富貴正在場院里篩簸那些帶着石头沙子的雜粮，小冬帶着区政府的通訊員小王，給孙富貴送來了李家庄農業社的生產挑戰書。



競賽的條件是：每畝地平均增產二斗。

孫富貴看完了挑戰書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增產二斗？盡是瞎胡吹！我告訴你們吧：咱們這地方啊，一畝地能打一石一斗糧食已經到頂兒啦——從來也沒有打過這麼多！”小冬不高興地說：“照你那麼說，咱們以後就再不能增產啦？”孫富貴說：“增產個三升五升還可以，要增產那麼多，我看是困難啦。”小冬說：“再沒有別的辦法增產嗎？”孫富貴說：“有什麼辦法？糞土使足了，人工使到了，年頭碰對了。要再有辦法啊，除非把旱地變成水地；可咱們村兒既沒有河，又不

能挖井。”小王插嘴說：“人家李家庄也沒有河，也不能挖井啊？”孙富貴說：“他們呀，他們是輸得眼紅啦，乱吹起來啦！”

就这样，孙富貴沒有答复人家李家庄農業社的挑战，他对送信來的小王說：“你对他們說吧，就說我們支部書記到北京开会去啦，等他回來再答复。”

二

陈家庄的支部書記叫陈初元，是个劳动模范。他四十多歲，体格硬朗，兩只大眼睛炯炯有神，唇边留着一筆黑粗粗的鬍子。他在北京参加了一九五一年的國慶典礼后，觉得有許多話要告訴村里人，因此，一下火車就坐上膠皮車，使勁地鞭打着牲口，想快一点赶回家。

半路上，陈初元碰到了李家庄的支部書記李洛强。李洛强告訴他說：“我們的挑战書已經給你們送去七天啦，可是你們孙富貴就是不答复，他大概是因为我們接連輸了兩年，看不起我們來啦。”陈初元說：“沒有的事，我們一定应战！”

陈初元和李洛强分手后，赶开牲口跑了一陣，不大工夫就回到了陈家庄。大家听說陈初元

回來了，都爭着跑去看他。一下子，院子里就擠滿了人。大人們七嘴八舌地問長問短，小孩子們圍着大車看稀奇。這時，從人群中走出來福善老漢。他今年七十多歲了，是社里的老技術員。他第一句話就問：“毛主席的身體健康嗎？”陳初元說：“毛主席的身體可健康哩！”說完，就把自己帶來的華農四號谷種給了他，要他去試試發芽的情形。



陳初元一轉身，看見小冬正橫冲直撞地跑進來，就笑着對他說：“小冬，你來看大車上的馬拉收割機多漂亮！是咱們自己工廠出的！你把它

卸下來，送到技術研究會去，讓大伙研究研究吧！”

陈初元正和小冬說着話，金花跑來了。她着急地說：“爹，你給我打听过机耕学校嗎？”陈初元說：“打听是打听过，就是人家不招生；要招生也是招收中学畢業生，你沒有住过中学，人家不要你。”金花急得要哭了，陈初元笑着說：“不用急啦，我已經和王縣委書記說好了，明年秋天就保送你学拖拉机去。”金花高兴地說：“真的嗎？”陈初元說：“真的。快召集人去吧，我要給鄉親們作报告。”

金花高高兴兴地去召集人去了。在去开会的路上，生產隊隊長趙保元向陈初元說，社里好多人对增產沒有信心，連社長孙富貴也不相信再能增產。

报告会的會場設在果樹林里。大柿子在夕陽下閃着金光，海棠果兒把樹枝都压弯了。果樹林的空地上擺着一張桌子，人們圍着桌子坐在地上。陈初元站在桌子跟前，向社員們叙說了他在北京參加國慶節觀礼的情景，說他看見了噴气式飛機，看見了坦克和大炮。后來，他又到國營農場去參觀，在那里他看到了联合收割机收割



庄稼。陈初元提高声音说：“噓，那收割机！镰刀、筛子、带扇车，都有啦。那么一大片豆子地，那家伙忽隆忽隆地开过去啦，像剃头一样的，一会儿就光溜溜的啦！”

陈初元正講着話，社長孙富貴和副業生產隊長楊明远从外村回來了。陈初元看到老战友，感到分外親切，他用兩手拉住了孙富貴的粗大手掌，讓他坐在桌边椅子上，然后又接着講他会見毛主席的情形：“我們參觀了農場以后，毛主席請我們去开会。在会上，毛主席問到咱們陈家庄的生產情形。我說咱們村的生產很好，完成

了增產任務，超過了戰前的生產水平。農民的生活比從前好多了，再也不愁穿和吃了。毛主席听了很高興，他讓我給大家捎回幾句話來，他說：‘現在我們有了大工廠啦，工人階級一定能夠支援農民兄弟的生產，農民的生產一定還能提高，生活也一定還能過得更好。’他希望大家不要自滿，眼睛要看着前面，看着社會主義，看着蘇聯！”

社員們感激毛主席的關懷，非常興奮地鼓着掌。孫富貴像大家一樣，也很興奮地鼓着掌。

在會上，陳初元提出了增產口號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，為了建設咱們的祖國，為了抗美援朝的勝利，為了把咱們的生活中過得更好，咱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，開展一個大生產運動，咱們要在二畝地的土地上，生產出三畝地的糧食來！”

社員們熱烈地鼓掌，社長孫富貴卻吃驚地說不出話來了。

報告會結束以後，陳初元和孫富貴一前一後走出果樹林，社干們跟在他們的后邊。孫富貴說：“初元，你这口號提的太高啦！二畝地怎么能打出三畝地的糧食來呢？那一畝地平均多少呢？”副業生產隊長楊明遠算計了一陣，說：“一

畝地平均一石六斗五，比今年增加五斗五。”孫富貴說：“好家伙，比李家庄提的还高三斗五！我看呀，絕對完不成！”楊明遠接着說：“我看咱們的農業生產啊，已經像蕎麥皮榨油，沒有多大油水啦；要搞，就得從副業上想法子。”趙保元說：“咱們多加肥料，實行密植。”楊明遠說：“再密植你也不能下邊種棉花，上頭架黃瓜呀！”孫富貴說：“是啊，地力就那麼大，種稠了拔不起來！”

小冬提議買豆餅，買化學肥料；孫富貴不贊成。陳初元說：“小冬這辦法很好。”孫富貴說：“你別信他那一套。我看吶，咱們能夠保住今年的成績，再增產個一斗，就算頂不錯啦。”陳初元說：“太低啦。”孫富貴說：“不低啦。咱們今年就超過戰前水平啦。”陳初元說：“就是這個思想把你給捆住啦。”孫富貴說：“為什麼？”陳初元說：“你認為生產已經到頂啦，當然就不想法子增產啦。”孫富貴有點冤屈地說：“誰不想法子？是想不出來呀！”

陳初元說：“富貴哥，不要讓戰前水平把你吓住了。那時候是國民黨和地主，現在是共產黨和農業社。咱們既然今年能超過戰前水平，為什麼明年不能超過今年呢？”孫富貴說：“今年已經

把勁兒使足了。”陈初元說：“沒有足，还差得远呢。”孙富貴急了，說：“初元，你要不信我的話，我敢和你打賭，你那口号絕對實現不了。”陈初元說：“賭什么呢？”孙富貴說：“賭我這顆腦袋！”陈初元笑着說：“腦袋怎么能賭呢？賭輸了怎么办？”孙富貴說：“不开玩笑，我真敢和你賭！”

不論陈初元怎么說，孙富貴就是認定二畝地上不能長出三畝的糧食來。

晚上，陈初元皺着眉头考慮起生產問題來啦：“是啊，看來老富貴真有些保守自滿啦，怎么說服他呢？小冬提議買豆餅和化學肥料——對，我們的草肥不够用，應該買一些商品肥料。可是，要想把生產提的更高，那就得解決水利問題，就得想办法打井——對，明天讓金花買點打井的書來。”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金花到圖書館去了。銀鳳把孩子交給了陈大娘，準備到宣傳站去。陈初元對她說：“銀鳳，你路過李家庄時候，告訴李洛強，下，就說咱們村兒一定應戰，增產的具體條件等討論好了以後，再告訴他們。”

銀鳳走了以後，陳初元親了親小孫孫，也到技術研究會找福善老漢研究打井問題去了。

技術研究會設在一間大屋子里，福善老漢正在擺弄陳初元昨天帶回來的谷種。他見陳初元來了，就高興地說：“要是咱們都改種這種谷種，一畝地頂少也能多收一斗糧食。”陳初元說：“要加上豆餅呢？”福善老漢說：“那就更好啦。要是碰上好雨水，我看可以多收這個——二斗。”陳初元說：“要再加上化學肥料呢？”福善老漢說：“那是洋東西，我摸不准。”

福善老漢抽煙時，陳初元試探地問道：“福



善叔，你說咱們村就当真不能打井嗎？”福善老漢吃驚地說：“怎么，你想打井？”陈初元說：“我想試一試。”福善老漢說：“初元，你買豆餅，我贊成；你買化学肥料，只要它有用，我也贊成；唯只这个打井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輕易提倡！”

陈初元說：“为什么？”

福善老漢說：“听老人們說：老輩子里，咱們村里，有河又有井。不知道那一年的那一天，忽然發了一場大水。大水过去以后，村庄漫平了，井也沒有了，河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咱們村就打不出井來了。这个地下呀，五尺以下就有一丈多深的流砂；那东西啊，立不住，站不住，挖下一尺就垮一尺，挖下一丈就垮一丈。好多人思謀过打井，可是終究也沒有打成。”

陈初元想了想說：“要是把流砂制住呢？”福善老漢說：“那成，不过那东西很难制住。”陈初元說：“我要想法子把它制住！”福善老漢說：“只要你能把流砂制住了，我老漢就敢跟你打井。”

陈初元和福善老漢說完了打井的事情以后，就动身到農業社的办公室去了。

孙富貴正在办公室里数点着一大疊子人民幣。小冬和金花向他要錢去買打井用的書，他不

給。他說：“買打井用的書？過幾天你們還要買造飛機用的書呢。”小冬說：“造飛機用的書不買，可要買開拖拉機用的書。”金花說：“這一次就要買它兩本。”孫富貴說：“走吧，走吧，買什麼書也不行，社里的文教費花光了，沒有錢啦。”小冬說：“你拿的不是錢啊？”孫富貴說：“這是社里的生產基金，不能隨便花銷。買上打井用的書幹什麼？”小冬說：“研究。”孫富貴說：“你想在咱們村里打井啊？真是作夢！”金花說：“有了打井的書，說不定真可以打出井來呢。”孫富貴說：“這又是小冬出的鬼主意：今天豆餅，明天化學，現在又冒出個井來，過兩天你還要騰雲駕霧呢。”小冬說：“爹，你給我們錢吧。”孫富貴說：“這不像在咱們家里，你要多少就得拿多少，這是在社里。”小冬說：“社里的錢也不是你獨個兒的呀？”孫富貴說：“我是社長，我不讓你花，你就花不成。”

正這時候，陳初元推門進來了。孫富貴說：“初元，你快把他們打發走吧，他們把我的腦子都吵昏了。”陳初元說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孫富貴說：“他們瞎胡鬧，要拿上錢去買打井用的書。”陳初元看了看兩個年輕人，轉身對孫富貴說：“富貴哥，給他們吧。”孫富貴說：“這不是白糟

踢錢嗎？”陈初元說：“年輕人嘛，他們願意研究，就讓他們研究去好啦。錢數又不多，多一智总比少一智好。”孙富貴說：“你呀，你要把他們慣坏！買去吧。可要开个報銷条子回來。”孙富貴數出五張票子來，生氣地把它扔在桌子上。小冬拿了錢，拉着金花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孙富貴撮着鬍子生悶氣，陈初元給他点着了一支烟讓他平靜下來。陈初元問起了社里的生產資金數目，孙富貴拿出了賬單子讓陈初元看。陈初元看着賬單子高兴了：“嚇，不少啊！富貴哥，咱們得好好地准备一下生產，多投一点資。这样吧，咱們先買它一万斤豆餅。”孙富貴說：“你真要听小冬的話嗎？”陈初元說：“这也是我的主意：咱們要增產，就得下本錢。”孙富貴說：“我不是舍不得花錢，也不是不願意增產，我希望粮食收的越多越好。可咱們既是花錢，就得花得有个底呀。”陈初元說：“我在國營農場作了豆餅肥效的調查，他們給我保險，我也給你保險。”孙富貴說：“就說你可以保險。如果豆餅都埋在地里了，偏偏碰上了坏年頭，資金花出去了，秋天收不回來，你說社員同志們會給咱們提什么意見呢？”陈初元笑着說：“你这是又想吃猪肉，又怕

油了嘴。”孙富貴說：“可这資金是社員同志們用劳动換來的，咱們要替大家負責任呐！”陈初元說：“那你說咱們把資金放在那里干什么呀？”

兩個人正說着話，銀鳳進來了，她說李家庄買了很多豆餅，正从咱們村口路過。陈初元和孙富貴互相看了一眼，就相跟着走出門口，看李家庄拉豆餅的車隊去了。

李家庄農業社确实買了十几車豆餅，大車隊在路上走着，趕車的小伙子故意地打着鞭兒。孙富貴說：“買这么多，我看他們也太胆大了。”陈初元說：“咱們的資金是劳动換來的，难道人家的資金是从天上掉下來的？兩条路由你挑：你要提高生產呢？还是要輸給李家庄呢？”孙富貴說：“輸給李家庄？沒有那回事兒！買，咱們也買它一万斤！”

陈初元輕鬆地笑了：“富貴哥，你呀，快變成鉄公鷄啦！一根毛兒也拔不下來。”孙富貴也笑了：“这不讓你拔下來了？”陈初元說：“不够，还得拔。”孙富貴問：“你还想干什么？”陈初元說：“豆餅買下了，可是化学肥料还……”未等陈初元說完，孙富貴就搶過去說：“那个，你趁早別打那主意。”

孙富贵怎么也不肯再買化学肥料了。

四

在一条筆直的大路上，有一輛牛車慢慢地走着；金花坐在牛車上，翻閱着剛買回來的新書。一匹壯馬从牛車后边跑過來，馬上騎着本縣的老縣委書記王健。壯馬赶过了牛車，王書記看見金花，就勒住馬繮，問：“金花，你看什么書呀？”金花說：“打井的書。”王書記說：“制流砂的办法找着了嗎？”金花說：“還沒有。”王書記說：“慢慢会找着的。你爹这个打井計劃是个好計

